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信笔扬尘

◇小说世情

杨梅

游在皖南山水，行至屋瓦舍前，忽见杨梅树，一树杨梅果，果色生青熟红，累累悬于高枝。初夏时令水果，枇杷、樱桃、杨梅，最喜杨梅。

宋人盛赞：“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价千金。”

价千金，虽是夸张之说，然杨梅上市，相较于别的水果，其价不廉，又忍不住贪嘴，好那口独有的甜酸味儿，舍了些碎银，吃了个尽兴，越吃越爱，然多食酸牙伤齿，自古不乏嗜食杨梅者，相传明末戏剧家李渔酷爱杨梅，每食必过一斗，而作《杨梅赋》。

南方珍果，首及杨梅。这是杨梅科、杨梅属多年生常绿小乔木，其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得名。其树四季常绿，冠似圆盖，叶狭长，多生于山坡林谷。

江淮之地，杨梅多生于皖南，皖南多山，旧时风貌，徽州一府六县，遍数诸县，以歙县杨梅为盛，下至村镇，富岱村杨梅为优，至六月，村道两旁，古树之下，卖杨梅者无数。

山野满目翠绿，其间点点殷红，高山杨梅颗颗饱满，见出汁水丰盈，装入竹篮，旧时的竹编，新鲜的杨梅，覆上青蕨叶，遮阳保鲜，愈发衬出杨梅的鲜红之色。农人说，杨梅之味，九分甜一分酸，才叫好。

富岱及周边地区种杨梅有百年的历史，杨梅何以与富岱人结缘？在这片山水之地开花结果，开红色的小花，结红色的圆果，成为歙县的名片，有人说，得意于此地的沙土，也有人说，得意于浙江的云雾，我想，是山水的灵气，加之富岱人的勤劳。

六月来歙县，游徽州古城，看徽州剪纸，吃富岱杨梅。明清的桌案，布满岁月的年轮，一篮果红，一纸宣红，红得热闹，深红大红吉祥又喜气。窗格半开，斜进光影，在传承人吴笑梅老师的巧手下，照出红屑纷纷，剪个福袋，寓意福泽绵延。一纸天地，皖南的村落，大大小小如富岱村一般，地势四面环山如袋，装的是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依山水之地勤劳致富，富民产业，结的是果，生的是钱，当真是“杨梅”吐气，当真是山满林、价千金，古人诚不欺我，如其名，富岱富袋福袋。

杨梅肤如雨粟，汁比天浆。轻咬杨梅果，紫红色的汁水在舌尖炸开，酸甜爽口，才觉歙县之好，不仅有山水之美、人文之气，更有鲜果之甜。才品三潭枇杷，又食富岱杨梅，大有“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意思了。日食不过三餐，尝遍世间百味，酸甜苦辣咸，且行且食且看。

杨梅果娇嫩，一旦成熟，易掉落，不耐久，晒果干、酿美酒，所以有了杨梅干、杨梅酒，有段时日，买了许多杨梅来酿酒。

杨梅在家中的玻璃罐里不声不响地发酵着，拧开瓶盖，一时气泡沸腾，热闹一阵子，便平静了，红色汁水浓稠，飘来一股酒味儿，忍不住竹筷轻点，嘬一小口。酒汁在舌尖游走，夹杂着一丝丝甜味，那是糖还未完全转化为酒精。好酒还需时日，急不得。美酒盛宴，六月梅，七月酒，大暑时节，与君同饮杨梅酒。

轻饮杨梅酒，有所思，生活如酿酒，每个人恰似空空的罐子，有的好看，有的古朴，有的残破，有的造型古怪，无论什么样的罐子，只要不漏，立得住，就是好罐子，就能酿美酒。好罐子有容量，容量越大装的越多，越能酿出不同风味的美酒，请不要在意你的出身，你的其貌不扬，只要有足够的容量，乡间的破瓦罐，也能发酵出绝世佳酿，出身不是问题，努力才有可能。不急不躁，慢慢发酵，积蓄力量，有可能你是数十年方成的佳酿，酒越陈越香，路越走越宽。

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到六朝诗歌的传唱，人的觉醒，自由精神的萌发，四百余年的分裂战乱，华夏之地犹如在酝酿一坛美酒。兴安之巅的蓝莓，太行之巅的山楂，戈壁之地的沙枣，天山山脉的葡萄，川西高原的沙棘，岭南丘陵的荔枝，南海岛屿的椰果……管它北方的南方的，通通捣碎糅杂，放进一个坛子里，翻江倒海，发酵酝酿，酝酿了整整四百余年，一坛纯净透明，余韵无穷的佳酿在公元七世纪酿成，诗仙饮酒，吹起浪漫主义诗风，这坛酒叫大唐。

好酒绝非一日而成，好酒绝非数月而成，路漫漫，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朝夕，期年可成。就像富岱村一代代人的接力与努力，披星戴月，培育杨梅，最终开出幸福之花，结出幸福之果，日子红火。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古人造物，别有新意

刁李娟

也许不少人以为古人的东西，现在看来有些过时，老土了。其实不然，走进博物馆细细端详就会发现，老祖宗留下来的诸多古物，处处都别出心裁。

头一件，商代的厨房神器——三联甗，世间仅此一件。出土于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此为殷墟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葬。三联甗外形奇特，酷似现代的燃气灶，高68cm，长1037cm，重1382kg。下面是一方长方形中空的甗，上面是三件形制相同的圆形敞口甗，甗底内凹，有三扇形的孔。使用时甗中盛水，加热后，水蒸气通过甗底的算孔直通三甗，可同时蒸制鱼、肉、饭，还不串味，还比现代常规的燃气灶多了一个灶口。不仅构思巧妙，其精美的装饰也让人叹为观止。甗的两耳是圆雕的兽头，与环形的下体相连，犹如一对奋力

向上的猛兽；案四周铸有十二条灵动的夔龙，其间则以大圆涡纹相隔，真可谓赏心悦目，上面还刻有铭文“妇好”，这手艺放到今天，也仍有超前的精致感。

从厨房的烟火气里出来，汉代的“记里鼓车”正沿着古道“记里击鼓”，它的计程方式与现在的taxi有些相似，都以公里数计算。不过呀，似乎记里鼓车更有趣味。

亏得王振铎老先生在1952年复原成功，让我们有幸瞧上实物。此物最精密的部分藏在车腹，内有一套大小相套、齿数不同的齿轮转动装置。车轮一转，带动车轴上的小齿轮（立轮），立轮又咬合“下平轮”，再传“旋风轮”，最后带动“上平轮”。上平轮转动一圈就是车行一里路，此时车上的一个木头小人就抬起胳膊，“咚”地敲一下鼓。行走满十里，车上另一



蓝与绿
李海婆 摄

◇风雅颂

程结南的诗

你的气息

风的呼吸
轻吻大地
氤氲
草汁染绿的气息

泥土与繁花
在根须里
交换宿命
倾吐
彼此腐烂前的秘语

新生在土里
悄然苏醒
逗点轻轻鼓起
绽成
草籽裂开的微响

我的血管里
流淌着光的暖意
我的唇边
洒开——
你的气息

矜持

杨树仍赤裸枝头
供养着一只鸟巢
——那枚不落的叶

玉兰花苞守着
那场失约的雨
把自己卷作
一封缄默的信

薄暮未散
蝴蝶收拢翅膀
一则未启的偈语

树在等绿潮漫身
花在等风来拆封
北方还在等
江南倾尽所有颜色

那棵杨树
替我，预约了整个春天

愈合的背面

阳光长着无数只眼睛
你瞳孔里的我
自己走了出来

玉兰花举着
满树的白
你一转身
桃花便开了

风把去年的落叶
踩进今春的土里

春光渐暖
落叶和我
都在悄悄结痂

烟火

晚上九点半
地铁口的便民餐车旁
一条人龙
烤红薯的甜香钻进味蕾
糖葫芦串着小灯笼的欢喜

几缕白色松弛的呵气
在冬夜的半空跳着自由舞

蒸汽与呵气
暖着北京的夜
疲惫躺进了脚下的窨井
井盖微微颤动——
城市打了个嗝

夜慵懒地睡下
月亮悄悄躲进浮云浅处
灯光把影子
拉成回家的路

流放

霓虹舔着夜
整条街发烫
锁骨深处还渗着梅香

个持铜钹（形似小钟）的小人就“叮”地击打一次。所谓“一里击鼓，十里击钹”，便被如此生动地演绎了。

除了赶路的心思，案头也满是风雅。宋代的“茶上拉花”俗称“茶百戏”，相当有看头，连宋徽宗都忍不住在《大观茶论》里专门记述此事。先大致说说流程，将茶饼碾成粉末，搁入建盏，随后注入少量沸水，调成膏状，再用茶筴使劲儿搅打，打呀打，茶汤中的蛋白质与空气充分融合，泛起厚墩墩、白花花泡沫，像奶油似的，凝于盏面不散。

紧接着，茶艺大师闪亮登场，以茶匙为笔，清水为墨，在雪白沫花上点画一叶扁舟，或勾勒一朵荷花。泡沫几分钟就消，需一气呵成。陆游诗云“晴窗细乳戏分茶”，描摹的便是此景。时人雅称其为“水丹青”，堪称宋代美学生活中的精髓。可惜元代后失传了，好在现在有的研究人员又照着老方子，慢慢摸回来了。

这三件老古董，哪一件土气了？再瞅瞅春秋的青铜冰鉴，夏天能让酒一直凉丝丝的。宋代的水运仪象台，能一边看星星运转，一边报时辰，都是妥妥的古代“智能款”。咱老祖宗的造物巧构，藏都藏不住啊！

机遇

朱幸福

我是在家访时认识老张的。

那时，国家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们教师经常家访，主要做辍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动员辍学生返校读书。有的家长说读书没什么用，不如让孩子早点出来打工挣钱；有的家长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好节省家庭开支。老张却力排众议，坚持送三个儿子读书；老大读了本科，还准备考硕士；老二偷改了志愿，提前上了初中专；老三正读高三，成绩优异。老张始终认为，孩子只有读书才会有前途。老张的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培养孩子读书，全村没有人比老张强。老张夫妇一家都非常勤劳，但日子过得是全村最苦的。每年孩子们的学杂费、生活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

于是，我将老张的家事写成文章发表出来，呼吁大家要目光长远，重视孩子的教育培养，算是给老张一点精神鼓励吧！

2000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张家老三考了全县理科第一名。我听说后，立即安排他初中时的班主任写了张大红喜报，贴到学校的大门口，让来来往来的群众分享喜悦。过了些天，老张夫妇带着老大和老三找到我，说老三已经收到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看着那张令无数人仰慕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真心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也流露出对老三上大学学费有无着落的担忧。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老张自信满满地说，“我们会想方设法借钱或贷款，让老三上大学。老大已经放弃了上研究生，马上找工作，老二已在打工，两位哥哥从工资中节省费用支持老三读完大学。”

“老大的工作有眉目了？”我惊喜地问。因为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需要自己找工作单位。

老大摇摇头说：“县里几所高中都说岗位满了。”

我安慰他：“那你愿不愿到我们农村初中教书？我们乡镇中学教师多缺编。”

老大感激地说：“当然愿意啊！”

送他们走后，我一直在想：张家老三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不能及时上大学？我应该主动为他们做些什么？我立刻铺纸提笔写了篇《高考状元难圆大学梦》的新闻，如实记录老张家的状况和面临的困境，也流露对新“读书无用论”的担心。稿件传真给当地的晚报，第二天下午，晚报B版头条发表出来，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县关工委首先行动起来，联合县总工会、团县委、当地乡政府、中小学校等一起捐款。社会各界要求捐助的电话也打到了报社，有几个人还根据新闻中的地名一路找到了老张家。记者更是闻风而动，跟踪采访，连续报道捐助张家老三的消息。老三上学费用的缺口越来越小，这让老张夫妇很是感动。第三天下午，县中学校安排专人到了老张家慰问，顺便通知张家老大参加新教师上岗培训。

仿佛一夜之间，老张家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我也深深地松了口气，毕竟让优秀的人上得了大学也是我的初衷啊！虽然之后我已无法把控此事的走向，但舆论的热度还在持续，等老三离家上大学时，晚报记者专门策划了一个摄影专版《背着麻袋上大学》，将此次活动推上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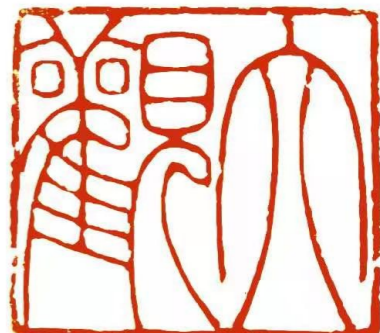
老三如愿上了大学，老大进了最好的县中学教书，我也意外地被调到了县新闻单位工作，读书又被许多家庭重视起来。

此后，大家各忙各的工作、生活，联系也渐渐少了，一晃就过去了20多年。前些天，偶然遇到以前学校的同事，问起老张一家的现状？同事感慨地说：“还是老张夫妇看得远，那么苦都坚持送子女上学。他大儿子是优秀教师、名教师，已被提拔到校领导的岗位；小儿子在国企工作，收入很丰厚；二儿子虽然当年没上大学，但也是开发区企业的蓝领。全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让村邻非常羡慕。”

一次，在街上遇到张家老大，聊起往事时，我有些纳闷地问：“当年县中为什么先拒绝了你们，后主动接纳了你们呢？”

张家老大说：“也不太清楚，据几个当年的知情人说，县中很缺我所专业的学科教师，也有人说弟弟急等我拿工资支持他读书的事感动了大家，在舆论的推动下，主管教育的县领导作出了批示……”

我微微笑了：“是你们太优秀，因为机遇永远都是留给你们这些准备好了的人。”



月亮在云后脱白
人声的轰鸣里
我的影子
被放逐到千里之外

一面湖
在暗处缓缓扣着节拍
把夜色斟进过往

路灯一枚枚沉入水面
四年前的雪湖
把我留在对岸

六百亩波光
被放逐
直至一片白

我终于
把自己流放成
一个不再喊痛的人

丈量

青绿包衣在手里绽开
三粒糯白的蚕豆
裹着薄薄的棉絮睡得酣畅

母亲摊开手
沟壑纵横的纹理间
这片会行走的原野——
嵌着南方的霜，与碾碎的壤

她俯身贴近泥土
韭菜贴着地皮起身
莴笋绷紧每一寸关节
莧菜打翻胭脂，淌成晨光

每片菜叶抵达北京的里程
她都用手指细细丈量

露水的重量压弯了纸箱
这些翠嫩的故乡
越过六座山的脊梁
淌进顺丰的蓝色车厢
那闷闷响啊
震落地龛角三更的月光

我窄小的厨房
每个黎明都重新长出
母亲掌心里
未曾启程的远方